

If I Fall Asleep On the Plane That's Going to Crash



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

孔亚雷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If I Fall Asleep On the Plane That's Going to Crash

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

孔亚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孔亚雷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339-4649-4

I. ①如… II. ①孔…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9153 号

责任编辑 邓东山

装帧设计 吴 瑕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

孔亚雷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88 千字

印张:6

插页:2

版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4649-4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目 录 ∞

001/ 留在大象岛的探险队员与沙克尔顿告别

013/ 礼 物

036/ 芒 果

050/ 理想的河流

061/ 枪击魔术师

088/ UFL

106/ 小而温暖的死

133/ 追击 1999

149/ 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

180/ 我

留在大象岛的探险队员与沙克尔顿告别

“没关系的，”她说，“这样也很好。”

她套上一件大得离谱的男式 T 恤衫，T 恤衫的下摆几乎到了她的膝盖。不知为什么，她穿上衣服比不穿衣服显得更加小巧。

她站在床头，看着靠在床上的我，嘴角浮出奇妙的——或许是职业性的——富于亲密意味的微笑。

“啤酒？”

“啤酒。”

她转身去了厨房。光脚在木地板上发出吧嗒吧嗒的

声响。

我发了会儿呆，然后也套上短袖衫。床头柜上摆着一套迷你音响。但我不知道该听什么好。

我随便挑了盘阿拉伯音乐送入唱机。我把音量调小。

她捧着个银色的托盘走出厨房。托盘上放着两罐啤酒，一小碟动物饼干。她把托盘放在我们俩中间。我们坐在床上一边喝啤酒一边吃动物饼干一边听阿拉伯音乐。

她每拿起一块动物饼干都要端详一番。猴子。老虎。河马。然后再小心地咬上一口——好像怕咬痛它们。

我呆呆地看着窗外。三十七楼。从正对床的落地玻璃窗望出去，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塑料微缩模型。暮色正在慢慢降临。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禁在心里问。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我不抽烟不酗酒不熬夜，心情平静，生活规律，每周健身三次，做爱两次——一次跟女朋友，一次跟她，饮食也很节制——我在公寓厨房的墙上贴了张卡路

里计算表。总之，我健康得如同实验室里精心饲养的小白鼠。

为什么？

我喝了口啤酒，决定不再多想。我把“为什么”捏成一个想象的纸团，扔进想象的垃圾筐。没关系的，这样也很好。

“你小时候想做什么？”她问。

“嗯？”我回过神。

“小时候老师都会布置那样的作文，对不对？”她转过头，“‘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或者‘我的理想’之类的。”

“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喃喃重复一遍。

我想了一会儿。

“忘了。”我说，“想不起来了。反正不是现在的工作。”没人会把保险事故调查员作为自己的理想。

“我小时候想做个探险家。”她说。她调整一下姿势，我能看见她T恤衫下乳头的形状。

“探险家？”

“嗯。”她点点头，喝了口啤酒，“脚上穿着登山靴，背上背着巨大的背包，去各种人迹罕至的地方——原始森

林啦，雪山啦，神秘洞穴啦——四处探险。你知道，背包里应有尽有：地图、相机、放大镜、帐篷、睡袋、急救药品、瑞士军刀、食物。白天徒步前进，拍照，采集标本；晚上在篝火边记笔记。”

“一路上遇见各种各样完全预料不到的危险和困难。”她停顿片刻，“那就是我的理想。”

“实现了？”

她摇摇头，笑起来，她用肩膀碰了碰我，“嗨，实现了就不叫理想了。”

我们又发了会儿呆。天不知不觉已经完全黑下来。窗外的微缩模型像被谁插上电似的亮了起来。房间里一片幽暗。音乐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

“要不要再试试？”她的手伸过来。

“算了。”我把易拉罐里剩下的一点啤酒喝光。

“不要紧，肯定是工作太累了。”

她把头倚到我肩上。房间里越来越暗，仿佛正在以极其缓慢——慢得让人难以察觉——的速度沉入海底。

“说点什么。”她说，“随便说点什么。”黑暗中人的声音似乎变得有点不一样。有点像在梦中。

说点什么。我想了一会儿。然后我就想起那件事情。

“大概一个月前，”我说，“我被派去调查一桩事故。一桩火灾。也是高层，二十八还是二十九楼，我记不清了。说是调查，其实就是去转一下，走个过场。因为故意纵火骗取保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火灾是由烟火引起的，小区里有人结婚放烟火，射到高空的火星点燃窗帘，引发了火灾。那家人——其实就是老两口——那阵子刚好不在家，他们去国外探亲了，要待好几个月。所以一下子根本联系不上他们，钥匙也没有，结果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撬开那扇坚固得像银行金库似的大门。但已经太晚了，里面已经被烧得一干二净。”我停下来，把手里的啤酒罐送到嘴边，碰到嘴唇时才意识到里面已经空了。我放下空罐子，用两手握住。

“你见过被火烧过的房间吗？”我说。

她摇摇头。她的发梢弄得我胳膊痒痒的。

“我平均每个月都要见几次。我们有分工，火灾归我管。但那是我见过烧得最厉害的一次。我不知道为什

么，也许是因为烧的时间长——楼层太高了，消防车不起作用，开门又开了很久。也有可能是房间里有什么易燃品——酒精汽油之类的。反正烧得——怎么说呢，一干二净。什么都没了。餐桌衣橱书架椅子，什么都没了，好像凭空消失了似的。只剩下几个骨架——电视机、冰箱、沙发弹簧——骷髅般伫立在那里。房间里空荡荡的。一切都变成了黑色，地板墙壁天花板，到处漂浮着黑色的碎末，就连空气似乎也变成了黑色。”

我停顿片刻。我把手里的空啤酒罐稍稍捏瘪了一点，我控制着手指的力度，既用力又不是太用力。

“火灾是下午发生的。当晚警方终于联系上了正在美国的那对老夫妻。他们说他们投了保险。我是第二天上午去的。现场已经被警方保护起来，我出示了证件，他们才让我进去。”

我再次停下来。我并不是想卖关子，我只是不知道究竟该怎么说下去。

“然后呢？”她贴紧了一点，“出了什么事？”

“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已经被烧成了焦炭。整个身体蜷缩在屋角。黑黑的一团。我去的时候还

在那儿。”

就像被电了一下，她的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隔着 T 恤衫我都能感觉到。

“那是谁？”

“不知道。没人知道。尸体烧得太厉害了，根本无法辨认身份。连 DNA 也提取不了。那对老夫妻说他们没把房子借给别人住，也没把钥匙留给任何人。没人知道他是谁，他在那儿干什么。”

“是小偷？”

“有可能。那也是警方的解释。报上不是常有那样的新闻吗，小偷趁主人不在潜入家中，在里面做饭看电视睡觉。但这只是一种推断。没有任何证据。谁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成了一个谜。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我望着窗外点点闪烁的城市灯火。“我盯着那团黑色的焦炭看了很久。”我把捏瘪的易拉罐小心地放到旁边的床头柜上，“不知为什么，它让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不是恐惧不是恶心也不是遗憾，仅仅是莫名其妙。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死人。但这样的还是第一回。我知道这个人死了，但同时实际上没有任何人知道是这个人死

了——无论是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不是吗？没人知道他是谁，他为什么在那儿。也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穿什么颜色衣服，年纪多大，甚至连是男是女也不知道。”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喉咙干干的。

“啤酒还有吗？”

“有。”

我把眼睛闭上，又睁开。我听见冰箱门厚重的开合声。

我接过她递来的啤酒。

“谢谢。”

“前几天我也差点死了。”

“什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在几天前。”她说，“一个新客。网上认识的。你知道，我这一般都是熟客。但我们在网上聊得很开心，他报的价格又高。我一时糊涂，就让他来了。”她打开自己那罐啤酒，喝了一口，“结束后，他让我去洗个澡，说要再来一回。但等我冲完澡出来，他人已经不见了。”

“我第一个反应是去查看钱包。果然，沙发上挎包里的钱包不见了。那里有三百美元。是前面一个老外给

的，我还没来得及去存起来。不过幸亏没存，如果没那三百美元的话，说不定你现在就见不到我了。后来我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根钢丝。”

“钢丝？”

她点点头，“他大概本来想用那根钢丝勒死我。”

我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好。我把她搂紧一点。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叹完气人好像缩小了一点。我们就那样搂着静静地喝了会儿啤酒，啤酒冰得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我们一起看着落地窗外的夜景。能看见高架桥上的汽车形成一连串移动的光点。远处一幢大楼楼顶上有面蓝色的霓虹灯在一闪一闪。

“真的不要再试试？”她突然想起似的问道。

“不要了。”我放开她，缓缓坐起身，在有限的范围里伸了个有限的懒腰，“时间差不多了，还有点事。”

我从床上起来，进卫生间小便。小便完洗手，洗完手对着洗脸池上的镜子梳头。我尽量不去看镜子里的那个人。

我出来，重新在床沿坐下。她开了床头灯，柠檬黄色的灯光下，她躺在上面的大床仿佛一朵小小的云。她用脚趾亲密地抚摩着我的后背。我从钱包里抽出三张百元钞票塞进床头柜上一只精致的檀香木盒子里，盒子的形状很像教堂里的募捐箱。

“笨蛋，今天不用给钱的。”

“要给的。”我转头对她笑笑。这一行是计时收费的——就跟律师一样。

“嗯——你真好。”她从背后抱住我的腰。她的双手扣在我胸前。我感受着她柔软的体温。随后她跪着直起身，轻轻拍了拍我的双肩，仿佛说仪式结束，魔法已经生效。

“走了。”

“不送。”

“Bye-bye。”

“Bye-bye。”

周围很静。让人想起监狱的那种静法。电梯在上升。我看着显示楼层的数字不断变化。它先升到四十一

楼，再下降到三十七楼。电梯门打开，我走进电梯。

我按下一楼。电梯等了一会儿，好像在考虑什么，然后才回过神来，门缓缓合拢，哼的一声开始下降。电梯一直在下降。我站着一动不动。电梯似乎要无休无止地永远下降下去，似乎要一直降到地球的中心。



大象岛或许是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岛屿。这里没有植物也没有动物，连个能挡风遮雨的岩洞也没有。但无论如何，这是探险队员们在过去的四百九十七天中第一次踏上一块干燥的陆地。他们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他们的南极探险船“坚忍”号早已沉没。他们是驾驶着几条比纽约中央公园的划艇大上三四倍的救生艇，在狂风巨浪的大西洋上划到这里来的。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大象岛或许是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岛屿。他们只能把小船翻转过来，以便有一个可以躲避风寒的空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派几个人到南乔治亚岛去寻求救援。于是，队长沙克尔顿带

着几个队员乘着一艘小艇再度出发，而留在岛上的探险队员则与他们挥手告别。他们获救的希望如此之小，以至于这几乎就像永别。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咧开嘴——哪怕皮肤被扯得生痛——大大地微笑着，踮起脚尖，用力挥动手臂，呼出一团团白气，彼此高呼着道别。

“再——见！”

“再——见！”

“再——见！”

.....

电梯继续下降。

礼 物

她已经等了十天。这是第十一天。她照例在十二点整走进咖啡馆，照例在角落靠窗的位置坐下，照例点了卡布奇诺。等咖啡的时间里，她从挎包里拿出本厚墩墩的《战争与和平》，然后点燃一支香烟。她把烟盒跟打火机放到桌上。白色有 LAWSON 字样的一次性打火机。硬壳的“三五”香烟。（它们叠放在一起，以一种微妙的角度斜躺在书的左侧。）她一边抽烟一边喝咖啡。她的动作显得既谨慎又漫不经心，令人想起无所事事的鹿。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看书，偶尔抬起头望一会儿窗外。窗外是一条